



津版优品
Tianjin Publishing

一个画中人的浮世情缘，
一个跨越千年，寻觅恋人的凄美爱情故事。

——路过我世界的人为数不多，而你恰巧是我爱上的那一个。

笑看世间，痴人万千，我是万千之一。

我这一生堪称疯狂的事，
就是爱上了你，

而我的心愿，
就是你能牵我的手，
生生世世。

画梦

七日晴
著



R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梦月画

七日晴
著

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画月梦 / 七日晴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8.2
ISBN 978-7-201-12865-8

I. ①画… II. ①七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26470号

画月梦

HUA YUE MENG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 沛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	300051
邮购电话	(022) 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子信箱	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	玮丽斯
策划编辑	李 佳 马锦文
装帧设计	杨思慧

制版印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8
字 数	167千字
版权印次	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

目 录

楔子 (001)

第一章 画月梦·时月 (00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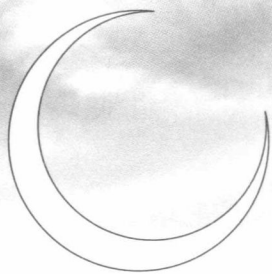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章 画月梦·妖娆 (027)

第三章 画月梦·清润 (053)

第四章 画月梦·执念 (079)

第五章 画月梦·残颜 (107)





目 录

第六章 画月梦·温柔 (13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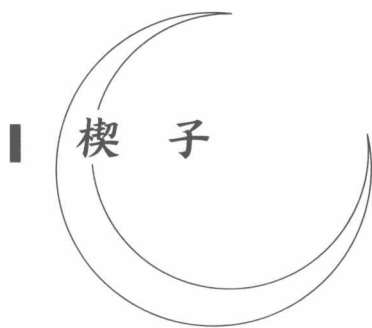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章 画月梦·空欢 (155)

第八章 画月梦·独舞 (183)

第九章 画月梦·焚烧 (211)

番外 爱若山上雪，
伊人如云间月 (235)







传说，世间有一幅画，它存在千年，只为等候一个人。

画中女子年纪不过十七八岁，面容清丽，眉头哀愁，站立于月色之下，一身白裙与一树梨花轻舞，目光痴痴地守望着远方。

有一梨树被少年亲手栽种长大，树中藏花妖，花妖感恩且倾心少年，来到世间与他相会，相恋，并寄身于少年为她所作之画中，年年岁岁守在他身侧，时日一久，妖不离画，画已成妖。

然，世间之人都逃不开一死，少年体弱多病，年纪轻轻便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自此，繁华转眼成荒坟，画也因此遗落，所有的恩情爱怨于一夜之间消弭。

如此千年，乱世多变，妖仍长眠画中，痴心等待，希望心爱之人有一日归来……

这是一个跨越千年，关于等待和寻觅的故事，路过我世界的人那么多，你却偏偏是我爱上的那一个。



第一章

画月梦·时月





01

“小俞，这可是好东西呀！”

少年刚把手中用帛布包着的一幅画舒展开，叼着烟斗，满脸络腮胡子的大叔便凑上前来，双眼直直地盯着他手中的那幅画。

画看起来很旧很旧了，上好的宣纸泛出一丝丝黄，微光在纸上弥漫开，染上画中一个年轻女孩子的脸庞，女孩子梳着双髻，年纪不过十七八岁，面容清丽，眉头哀愁，穿着一身白裙与一树梨花静舞，目光痴痴地守望着远方，好像在等待什么。

这是今年市内的古画艺术展，承办人是眼前这位大艺术家陆文光先生，张井俞的父亲和陆文光是挚友，好友举办画展，张兆睿让儿子张井俞送出自己的这幅宝贝，前来捧场。

画的作者不详，这画放在张家也有很多年了，张井俞这还是第一次见到画中之人。

“陆叔叔，父亲说举办完画展再归还，现在交给您处理。”张井俞

迟疑了一会儿，双手将画递过去。

听到他的话，陆文光的笑容在脸上越扩越大，他接过画，拍了拍少年的肩头，立即表示感谢：“兆睿太够意思了，替我谢谢你爸爸。”

“我会转达的。”张井俞的脸上浮现一个微笑。

画轴被收起，放进一个精美的雕花匣子里，风吹过来，人们只闻到淡淡的梨花幽香，却没人注意到一缕淡淡的青雾从画中跑出，往窗外飘飞而去。

张井俞挺直脊背，送完画，沿着古画艺术展大门走出去。

成片的梨花，雪白一片，好似一场大雪，染白了枝头，如雪的花海中，香气引来了不少蝴蝶。

那缕青雾轻得透明，它在万树丛中，绕呀绕，如朦胧的云纱，在白绿的涟漪间浮动，青雾最终选定了一棵树，地上倏地落下一朵异样晶莹的梨花，转眼间，雾气消失，一个俏皮的少女出现在树下。

少女不经意被前面那个背影吸引，忍不住跟上去。

时月于画中初见张井俞，认定他就是自己等待的那个人，千年的时光，让她不知世事，见到那张和梦中一模一样的脸，时月清丽的脸上，扬起一个苍白的笑。

陈琛，我等了你很久很久，你终于出现了。

她双手紧紧地绞在一起，小心地走着，不想被张井俞发现，沉睡多年，她的法力早不如从前，不仅命中与水犯忌，栖身之地也只剩下那幅



陈旧的画。

“啊……”时月似乎没料到张井俞会回头，快速地躲到一个拐角，赶紧把自己藏起来，拍拍胸脯，转念一想，“我干吗要怕他？”

时月跳出来，大摇大摆地回到路上，可是张井俞却不见了！

她看着空荡荡的大街，两只水汪汪的眼睛，里面像是藏着一片大海，她的表情非常可爱，给人一种好欺负的错觉。

睡的时间长了，不代表她的鼻子不好使，时月记得张井俞身上的气味，像夜风一样清冷，她屏住呼吸，闭上眼睛，像小狗一样往空气中嗅了嗅，再次睁开眼睛，先前焦躁不安的神色从她脸上消失了，她微微一笑，双手背在背后，神气十足地沿着一条路往前走。

时月每走一段路，两旁的树上便会绽放一朵花，花瓣那么小，小小的几片，根本不会有人注意。

花妖为灵，百花见之献礼，花儿迎风绽放，表示她的心情特别好。

柔和的春风吹拂，时月脚步轻盈，长至腰部的顺直黑发，在耳朵两旁挽了一个双髻，随着她的步伐，调皮地左右甩动。

没走多久，果然跟丢了的张井俞，重新出现在她的视野里。

张井俞站在一家宠物诊所前，目光灼灼地看着里面一个人，时月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发现他在看一个女孩子。

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。

女孩子抱着一只狗，正在给它包扎受伤的后腿，她一边拿药，一边

轻声跟狗说话，像是一片轻柔的云在张井俞的眼前飘来飘去，她秀雅的脸上荡漾着春天般的笑容，那么温柔，看得时月都嫉妒了。

张井俞痴痴地看着那个女孩子，嘴角同样露出温柔的笑。

时月呆住了。

千年来，那一幅画卷几经周折，她遇见过不少人，数不清的过客里，她唯独记得他。虽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她却藏满了有关他的心事，关于一生所爱的事。

现在，她见到了他，他却对别人笑了。

面前的这个少年眼神专注，注意着别人，时月不禁怒从中来，她见到张井俞的头顶上是一棵大槐树，当下就化掌为风，几下推向树枝间。

纷纷扬扬的洋槐花，簌簌而落，张井俞躲避不及，头发上，肩膀上，挂满了重叠的洋槐花，淡黄色的花蕊粉，撒了他一脸，分外狼狈。

时月满意地勾起嘴角。

叫你对她笑，我可饶不过你！

02

张井俞被这阵突如其来的风，弄得一身都是花和叶子，哭笑不得，当下灰溜溜地回了家，时月心满意足，跟着他进了门。

时月手腕上戴着一只翠绿欲滴的手镯，镯子上泛着幽幽的冷光，这是“灵隐镯”，她的宝贝，自带隐身功能，想要谁看见，谁才看得见。



这镯子帮了时月的大忙，不然，她这么大一个人，怎么能混进张井俞的家中？说起来，她在张家住了这么多年，却从未从画中跑出来看过这个世界。

时月只知道，她栖身的这幅画，经历了几任张家后人之手，辗转到了张兆睿手中，如果不是他让张井俞阴差阳错去送画，想必时月还没机会见到他。

缘分自有天定。

时月想，她跟张井俞注定有这么一段缘分。

只是，她还是她，陈琛还会是以前的陈琛吗？

见到张井俞回来，张兆睿展颜一笑，像是在夸赞他办事稳妥，他给张井俞递上一杯茶，问道：“见到你陆叔叔了？事情办得可还顺利？”

“都办好了。”张井俞喝了一口茶。

张兆睿看着儿子渐渐成熟的脸，有些欣慰。

他们家的房子是一个四合院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，经过几番修整，在这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中，无疑是一个小小的桃花源。

张井俞的爸爸喜欢画画，练书法，现在是一家大学里教美术的教授，他下了班回家便会研墨创作，家里各个角落都挂有他的作品。张井俞的妈妈是一家公司的园艺师，喜欢养花种草，家里的四合院，在她的打理下，俨然已成了一个花园。

一年四季，家中总有花盛开，艺术的画作，满园的花草，配上张家

古色古香的院子，别有一番趣味。

或许是从小受到张兆睿的影响，张井俞喜欢国画，钟爱工笔画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文人的气质。

一直以来，他的性格温谦，喜欢独来独往，是学校美术社里唯一一个画工笔并且钟爱工笔画的男生，做事有条不紊，令人感到十分安心。

时月跟着他踏进张家，不过几眼，已经爱上了这个地方。

一路走来，她看到了冰冷的大厦，喧嚣的大街，愤怒的人类，外面的世界充斥着一种快节奏的戾气，唯有张家庭院，莫名让她觉得舒服而惬意。

时月没有穿鞋，一双白皙小巧的脚踩在冰冰凉凉的青石板上，刺骨的凉意冰得她浑身一个激灵，见到院子中有一个秋千，时月走了过去，收起脚，坐在上面摇晃。

意外的是，秋千旁也栽种了一棵梨花树，轻风吹过，落英缤纷，牵动着她的思绪。

她想起了记忆中的那个人。

张井俞正拿起洒水壶，给院子里的花草浇水，风吹过来，洁白无瑕的梨花漫天铺地，秋千随风摇摆，好像有谁坐在上面玩耍。

或许是想多了吧。

张井俞对自己笑笑，浇完花，他进屋拿出一本书，坐到秋千上来



看，午后的阳光灿烂，照在他细腻光滑的皮肤上，张井俞兴许是累了，翻了一会儿书，睡了。

时月这才敢现身出来，她凑近张井俞，静静地看着他。

眼前的人，俊美绝伦，他的头发墨黑，不长不短，他闭上眼睛，睡在梦中，长长的睫毛形成了诱惑的微卷，时月呼吸一紧，那双眼中忽闪而逝很多东西，让人抓不住，却想窥探。

她清澈的眼睛始终在笑着，这就是她日思夜想的恋人啊，有多久，没有这样好好地看过他了。

久到她都忘记了时间。

张井俞忽然皱起眉头，嘟囔一声，时月吓得立马隐了身，小心地观察他的反应。

“小俞，妈妈给你买了樱桃！”

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，一个穿着职业装，留着短发的女人走进来，张井俞被这个声音惊醒，忙放下书，迎上前接过女人手中的袋子。

“妈，你回来了。”张井俞显得很高兴。

“你这孩子，怎么放假也不出去玩？你呀，就是太闷了，男孩子活泼些才好。”女人脱下外套，笑着对他说，走进厨房里去准备晚饭。

张井俞拿出一盒樱桃，洗干净了，放在石亭的桌子上，时月被樱桃吸引，可怜巴巴地趴在桌子边，盯着那些看起来很可口的水果。

趁着张井俞背过身，时月迅速地偷了一颗塞进嘴里。

嗯……很甜！

她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东西了，虽说她不用吃食物也能活，但是时月以前是个贪吃鬼，而陈琛的手艺很好，常常做一些精美的糕点。

时月性子顽劣，每次也是这样偷吃。

“怎么每次勾线都不太自然呢？”张井俞自说自话，拿出夹在书页中的一张纸，上面是一枝没有染色的牡丹花。

“笨，你用的毛笔太细了。”时月轻轻地回答。

张井俞仿佛听到了声音，奇怪地看了后方一眼，时月正把第三颗樱桃扔进嘴里，立刻噤了声。

风吹过他的发梢，刚才似乎是错觉。

张井俞揉了揉眉心，试图让自己清醒一点，看来，他最近看书看得太累了。

时月吃起来，停不住嘴，没一会儿，一盒樱桃少了一半，时月后知后觉要出事了，立马站起来，恼恨自己怎么不懂节制。

张井俞的手伸向樱桃盒，左右探了探，他不明白，明明只吃了几颗，怎么樱桃少了这么多？

“我吃了这么多……”风中传来他轻不可闻的声音。

他只当自己看书忘时，没有多想。

时月站在他背后，伸长脖子，去看他书上的内容，全是一些晦涩难



懂的专业文字，关于怎么画画的知识。

没劲！

时月坐在他身边，手撑着下巴开始看他，她看着眼前这个人，想起生命中一段又一段的人生轨迹，有些事情过于久远她记不清了，但是她却认得他的脸。

她看着他，一直看到日头西斜，夕阳笼罩着整个院落，她开始不自觉地打盹，睡着了。

03

醒来时，月亮已经爬上了树梢，时月一个人坐在庭院的凉亭里，懒懒的跷着腿，正盯着房间内的灯光出神。

张井俞的影子倒映在窗户上，他正在练习画画，身子微微前倾，手拿着毛笔，时而急切，时而轻缓，时月看着无聊，溜进厨房，果然在冰箱里找到了那半盒没有吃完的樱桃。

她美滋滋地解决完剩下的美味，然后才心满意足地找到一间干净、没住人的房间，安稳地休息。

四月是个好季节，山花烂漫，虫鸟欢快，张井俞生活的这座城市是丘陵山区，学校建在半山腰上，骑自行车要花四五十分钟。

他骑上自行车去上学，时月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，掬起微风中的一缕明媚，化为心中的感动，倘若时间停止在此，她愿意在这一刻死去，